



## 浇肉那点事

□励开刚

宁波老话：六月六，黄狗猫浇肉。意思是，到了农历六月六，天气闷热，连黄狗猫都要下水游泳降温。

阿拉宁波人把洗澡称为“浇人”，到河里游泳称为“浇肉”。以前，一到夏天，傍晚时分，河埠头是最热闹的地方，大人小孩都会到河里浇肉，尤其是我们农村小孩子，如果你到了十来岁还不会游泳，就会被同学们笑话。我是家里三兄弟里学会游泳最晚的一个，现在遇到同学相聚，他们还会提起这事作为笑料。

小时候，我家门口就是一条小河，那时家里洗漱、做饭、洗衣服都用河里的水。大人会教育小孩子，不能随便丢垃圾到河里，因此那时的河水还是蛮干净的。小孩子最开心的事，就是夏日傍晚到河里浇肉，二三十个小孩子在河里一起玩水仗，不大人来叫是不会早早回家的。我却是个例外，人家小孩六七岁就会浇肉了，我小学一年级了还不会，把我妈急得每天拿扫帚赶我下河……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的我，胆子确实小，一怕溺水，二是河里蚂蟥多，怕被叮上，还有那种大的水蛭，一旦叮上就更可怕了。后来，被我妈“逼”得实在没办法，再说同学们老取笑我，终于下决心把游泳学会。

我从家里拿了一只木制洗脚桶，浮在水面，攀着它，起到类似游泳圈的作用，慢慢游。起先只敢在比较浅的地方，一星期后，胆子稍大了点，到离岸稍远的地方学。可是，我的那些邻居小伙伴、同学很不“友好”，他们故意把我拉向河中央，还往我头上泼水，害得我手忙脚乱，不小心就脱离了脚桶，沉了下去……所以，我最早学会的是“撒弓”（宁波话，潜泳），那时沉在水底几分钟没问题。这样，我慢慢不怕下水了，也就学会了游泳，只是泳姿很难看，都是狗刨式。同学们很多游“向天河”（仰泳），这种泳姿我到现在都不是很利索。

再后来，也对浇肉上了瘾，盼

望着天早点热，暑期早点来，到了河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我们男孩子还喜欢排着队，一个个从离水面少说也有3到4米高的桥上往下跳。我想，那时如果知道有跳水这个项目的話，我们肯定也会学各种跳水姿势。后来，为了多在河里待一会，浇肉的时候，我会拿一只面盆，借口与同学们一起摸螺蛳，没想到这事竟然也上了瘾。那时河里螺蛳、河蚌、鱼虾特别多，每天到河埠头的石缝里摸螺蛳、河蚌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摸到几只虾，一个多小时下来够炒两大盆的了。自己家里吃不完就送给邻居，就连家里的鸡鸭也沾光……夏天浇肉成了我们农村孩子最大的乐趣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到鄞江镇上的供销社工作，鄞江的樟溪河水质清澈见底，河里的水草、鱼儿都可清晰地看到。第一个夏天，我就想下河浇肉。没想到，每当傍晚，上游的皎口水库会放水，整条樟溪河上有一层淡淡的薄雾，看起来似仙境一般，一下水，就冻得我这个游惯了内河的人直哆嗦。好不容易适应了水温，但急流中的溪水一次次把我推向河岸，很明显，我没有在急流中游泳的经验，只能草草收场。

每到夏天，樟溪河里非常热闹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浇肉的人特别多，而我在鄞江工作的12年时间，在那边游泳的次数却很少，好几次都是到鄞江上麻滩比较浅的河段过把瘾。值得骄傲的是，我把我爱人外甥的游泳给教会了。那一年夏天，外甥要学游泳，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他到上麻滩水比较平稳的地方教他，一个夏天下来，外甥学会了游泳，我的游泳的技能也提高不少。

1996年以后，我们在宁波安了家，那时市内的河里很少有人游泳了。儿子读初中时，我在家附近的游泳馆给他报了名，参加正规的游泳培训，一方面是出于儿子在学校中考的需要，另一方面，希望儿子打破老爸我“狗刨”式的难看泳姿。

浇肉这点事，想想还真有趣。

## 在水里打捞童年

□金幼萼

蝉在树上扯着嗓子喊热的时候，游泳的旺季到了。玻璃门一开一合，涌进来一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小人儿，扑通扑通地往池子里跳，活像下锅的彩色汤圆。我挨着深水边上游，等孩子们游累了趴在池边喘气，抓紧空档游两个来回。

看那个戴蓝色泳帽的小胖子，蹬腿时水花溅得老高，活脱脱像只青蛙。旁边穿粉色泳衣的小姑娘游得轻盈，手脚一摆就滑出去老远。我正扶着浮标歇气，忽然有个女孩子游过来显摆：“阿姨你看我腿蹬得直不直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你游起来像条美人鱼。”

现在的孩子宝贵，游泳有专人陪护。哪像我们小时候，塑料壶往胳膊窝底下一夹就是救生圈。河水泡得人手指发白都不肯上岸，非得等西边天上烧起晚霞，岸边响起各家各户喊孩子吃饭的吆喝——“大丫头，再不上来腿要抽筋啦。”“马上，再游三个来回。”

这时候要是谁家父母来逮人，那可热闹了。半大小子光着屁股往芦苇丛里钻，溅起的水花惊得鸭子扑棱棱乱飞。我爸开明，有回邻居跟他告状，老金你快管管你家闺女，泡水里大半天了。爸却把衬衣往树杈上一挂，扑通跳下来跟我玩打水仗……

还想起件趣事，小时候家里烧的是土灶，暑假下午我常偷溜去沙滩江边玩耍。有次妈嘱咐我：“米粥食材已经放进铁锅里，我们下班前你记得添把柴火。”我答应着往灶里塞了很多木柴。结果游到日头西斜，才想起这事，慌慌张

张往家跑，掀开锅盖一看，白粥早熬成了锅巴，焦香混着江水的清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
要说那时候的吃食也简单，米粥配咸菜就是一顿晚餐。我最得意的本事是蒸刀切馒头。面粉是粮店搭着米卖的，揉面时掺点糖精，蒸出来居然也甜丝丝的。有回蒸了十二个，被来约游泳的小伙伴们分得只剩三个。我妈下班瞅见空蒸笼，抄起擀面杖作势要打，到底没舍得下手。后来我学聪明了，每次做馒头时多做几个，给小伙伴们每人一个，家人吃也管够，皆大欢喜。

现在有的小区配有室外泳池。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听从医嘱，为了补钙，每天午休过后，换上泳衣一头扎进游泳池，享受日光浴带来的舒适。

过了些日子，父亲发现了我的变化。他望着我日渐黝黑的皮肤提醒我，晒这么黑，真让人看不习惯。于是，我改为夜间游泳。夜晚的室外泳池别有一番趣味。我仰面漂浮，水波轻轻托着后背，清凉又温柔。水面倒映着星星点点，与天上的繁星遥相呼应，恍惚间，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水。

如今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告诫声了。每当此时，我都会心中一紧，多么希望他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，用那熟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别游太久，小心着凉。”

“注意脚的发力。”年轻游泳教练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回过神来。那些孩子们时而潜入水底，时而跃出水面。这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。

